



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推销员》(伊朗)



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

2017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回顾：美国影坛一场事先张扬的“演出”

# 好莱坞的年会只有“秀”在继续

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 好莱坞召集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创作者 跳一场难看至极的集体舞

今年守在大大小小屏幕前全程看完奥斯卡颁奖典礼直播的观众，有幸见证了历史。这是美国电视直播史上数一数二尴尬事，公布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压轴时刻，拿错了颁奖信封，之后，准备庆功的《爱乐之城》剧组不得不把刚拿到手的小金人交还给《月光男孩》剧组，前者的制片人一肚子怨气也只能强撑着风度说：“这不是玩笑。”

真心同情颁奖嘉宾费伊·唐纳薇和沃伦·比提。本来，这两个名字同时出现意味着一部在美国电影史上空前绝后的青春片《雌雄大盗》，今年是《雌雄大盗》上映50年，白发苍苍的“暴力鸳鸯”重聚首，情怀满满。可是从今以后，二老的名字就和奥斯卡的最大糗事捆绑在一起。

至于《爱乐之城》和《月光男孩》，谁都不委屈，这两部本该被飞快遗忘的电影，因为这个“错误”，焉知非福地在电影史的坐标系里占据了特别的位置。而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这台奥斯卡晚会，这场冗长、沉闷、乏味、无趣、整齐划一的“秀”，在终于前实现“绝地逆转”，现实的高潮秒杀了规划的戏剧，在“好莱坞小年里的少年”，当我们抱怨“这是迄今最差的一届奥斯卡”时，万万没想到，颁奖典礼才是真正意义的最佳影片。

最近出版的一期英国《视与听》杂志上，主编尼克·詹姆斯在专栏里写到：今年的奥斯卡颁奖是个姿态，选择精致矫饰的白日梦《爱乐之城》，还是选择呼应现实诉求的《月光男孩》，将是大的大非的立场问题呀！这话挺不怀好意的，有点“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意思，怎么选，都落话柄。

可好莱坞最不惧的就是套路，不用去追究这桩让全世界围观群众瞠目结舌的乌龙事件是意外还是黑幕，这一手套路耍得让人服气，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皆大欢喜。

还是弗洛伊德一针见血。他说过，所有的错误本质上反映着被压抑的真实欲望。以此对应奥斯卡颁奖礼最后颁错最佳影片的尴尬事——《月光男孩》是好莱坞不得不做出的现实表态，而《爱乐之城》才是真正的愿景。

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的电影人们越是整齐一致地喊口号，越是和好莱坞宣称的“多样性”南辕北辙，这些慷慨激昂的“艺术无国界”声明，筑成声势浩大的好莱坞面子工程。

还是弗洛伊德一针见血。他说，所有的错误本质上反映着被压抑的真实欲望。《爱乐之城》是好莱坞的真实愿景，歌唱、舞蹈、成王败寇的成功学理论被电影梦包装得流光溢彩，借着梦想和情怀的名义，自恋的世俗男女各奔前程竟成就了这个时代的爱情童话。相对的，《月光男孩》是好莱坞不得不做出的现实表态。如果把《月光男孩》里的演员换成另一种肤色，它会立刻现出原形，只是一部及格以上、良好未满的青春片，一部带着明显模仿痕迹的习作，它不仅盖过了肤色、阶级和取向的标签，还欠了侯孝贤和王家卫大笔学费。时也命也，在美国阶层撕裂和族裔矛盾爆发的大环境里，好莱坞打了一手好牌，《月光男孩》就是那张王牌。

主宰了今年这场颁奖礼的灵魂人物，是根本没有出现在现场的总统先生。创作者的天性本该是个性，但好莱坞召集了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这群创作者，跳了一场难看至极的集体舞。这群为了片酬、为了奖项、为了狗血爱情随时可以斗得头破血流的饮食男女们，空前团结地坐在一起。从来没有过哪个主持人像今年这样，从头到尾的段子针对不在场的总统。全场掌声送给斯特里普女士，因为总

统说她“是被严重高估的女演员”。伊朗导演法哈蒂迫于美国新政没法入境，那就偏把最佳外语片发给伊朗电影《推销员》。最佳女配角给维奥拉·戴维斯，最佳男配角给《月光男孩》的马赫沙拉·阿里。得了最佳化妆奖的意大利裔化妆师和担任颁奖嘉宾的墨西哥演员都在台上说：“我们是移民打工仔。”犹记得去年奥斯卡评选被攻击“过于单一的白色”时，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艺术总监扛着媒体压力信誓旦旦，号称未来五年内实现评委中的少数族裔和女性比例分别上调20%，奖项分布同理。仅仅一年过去，在今天的获奖名单上，“多样化”的宏大目标简单粗暴地量化实现了。

然而，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的电影人们越是整齐一致地喊口号，越是和好莱坞宣称的“多样化”南辕北辙，这些慷慨激昂的“艺术无国界”声明，筑成声势浩大的好莱坞面子工程。主持人坎莫尔唯一一条没针对总统的段子，是嘲讽地问台下观众：“你们其实没看过《月光男孩》吧？”他的本意是不伤大雅地嘲一嘲白人明星们，但他们生命的泄露了面子工程的里子，也是好莱坞“文化多元”的悖论：凭什么一定要用白人的价值标准衡量

“他者”的创作？表象“多元”的内在，是白人掌握着评判的话语权。

《月光男孩》里出现的全部角色，是生活在迈阿密贫民区的非裔人群，那是一个笼罩在毒品、帮派和暴力阴影下的小世界。导演把鱼龙混杂的社会切面和青春期的混沌都拍得太干净也太文艺腔了，精雕细琢的镜头扫过廉租房的断壁残垣，男孩朦胧隐晦的欲望在慵懒的探戈舞曲里翻腾，这样散发着布尔乔亚趣味的电影语言，真的适合这个野蛮生长的粗粝题材么？导演巴里·詹金斯其实很明白，他的电影内在是分裂的：一部表现底层非洲裔人群的电影，需要白人投资和发行，它的幕后老板是布拉德·皮特；去艺术影院看这电影的观众，也是中产阶级白人知识分子为主。站在非洲裔的立场，这不是“我”的声音，而是“我”渴望成为“你目光下的我”。

《推销员》被外交纠葛的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但法哈蒂的这部新片重点在于探讨伊朗国内的性别议题和家庭结构。在性别政治的复杂度和文化的深度上，《推销员》不如他之前的《一次别离》。但片子里有个耐人寻味的设定：这对夫妇是话剧演员，经常合作出演阿瑟·米勒的《一个推销员的死》，剧本本身和主线没有关系，只是这对伊朗年轻艺术家的喜怒哀乐，要借助美国话剧这个“中介”，而通过中介的间接表达是徒劳的，因为艺术和日常之间存在悲剧性的脱节。这构成了一个滑稽又悲哀的隐喻，对应着奥斯卡面对“非我族类”的尴尬：好莱坞的资本商也好，学院派的电影人也罢，站在强势文化的这边，他们能多大程度地接受并欣赏不同政治文化土壤中的“外部”电影呢？如果只是用己方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去定夺“他者”，这标榜的“多元”除了自我贴金，又有多少意义呢？

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公布最佳影片时，造就了美国电视直播史上最尴尬的一刻——送到颁奖嘉宾手里的信封，错了，《爱乐之城》剧组欢呼着上台，却在下一秒，制片人强撑着风度告诉全世界：“得奖的是《月光男孩》，这不是开玩笑。”

从这个罕见的“错误”里受益的，是当晚这台颁奖礼，这场冗长、沉闷、乏味、无趣、整齐划一的“秀”，这场好莱坞闪亮明星们步调一致跳出的集体舞，实现了“最后一分钟的拯救”，在“好莱坞小年里的少年”，颁奖典礼成了真正意义的最佳影片。

——编者



《爱乐之城》里的艾玛·斯通表现中规中矩，唱得勉强，跳得平庸，从法国前辈伊莎贝拉·于佩尔那里赢来最佳女主角奖，有胜之不武的嫌疑。但有什么要紧呢，内心如流水般的于佩尔，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女演员，好到不需要奥斯卡的认可。图为于佩尔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的《她》。

本版图片皆为资料剧照

### 透析奥斯卡

## 以梦想为名义，但艺术从未是首选

柳青

如果没有这桩注定将被载入美国电影史册的“搞错了最佳影片”的意外，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简直是近年来最难看的一次。

《纽约客》的影评主笔理查德·布罗迪刻薄地在专栏里写：“这个世界上最闪亮的一群明星，被圈在剧场里，从头到尾不许捣乱。这就譬如参加马术比赛的纯种赛马们都被驯成了埋头拉车的工作马。”所有人表达的“愤怒”和“抗议”是一场精心排练后的演出，“正确的”愤怒遮蔽了个体真实的情绪。这挺没意思的，就不奇怪颁奖典礼收视率创了9年来最低。

只看这场颁奖礼，不明真相的观众会以为美国电影从业者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不是的。主宰了好莱坞工业的几家传媒公司，哪一家不是“左右逢源”？以20世纪福克斯集团为例，福克斯新闻明确站队共和党，而福克斯探照灯倾向自由派的作品，今年拿到最佳影片、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改编剧本三项提名的《隐藏人物》，就是福克斯探照灯力推的电影。高层决策团队“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个体创作者作出激昂的战斗姿态，任谁不是顺势而为呢？留给公众的那一面，包裹着层层谎言的盔甲和假面，讲政治要讲得规矩不乱，这是好莱坞长久以来的运转秘密。

真正特立独行、独立思考的创作者，主动地远离了奥斯卡的热闹战场。索德伯格大师早早就急流勇退，这些年忙着画画、读书、看各种偏门的剧集和电影，导演了若干部“不走寻常路”的剧集，比如以20世纪初为背景的医疗剧《尼克病院》。拍出过《月升王国》和《布达佩斯大饭店》的韦斯·安德森，内心认同欧洲文化，移居伦敦。贾木许自甘于边缘游荡，他在2016年完成的《帕特森》是美国电影罕见的诗电影，从容自信，远比任何一部奥斯卡热门影片值得观看。

今年的最佳服装设计奖颁给了《神奇动物在哪里》，“哈利·波特”系列的粉丝们略自嘲地庆祝：我们终于有了一座奥斯卡。这个插曲透露了奖项和电影之间真实的拉锯战——奖项会被公众飞快地遗忘，只有作品会留下来。试问，有多少人能不动用搜索引

擎回忆起这些年拿过服装设计奖的电影？这个奖对“哈利·波特”电影系列无足轻重，魔法世界的奇观故事还能长久地讲下去，电影里的角色和赋予他们生命的优秀演员们会被忠实的观众记住。

每年奥斯卡结果公布前，总有影迷“细说从头”地历数奥斯卡的沧海遗珠，曾有多少作品、多少创作者被辜负了。这个俗套却从不过时的话题恰恰证明了，奖项有一时一刻的荣耀，然而面对时间是无力的。

28岁的艾玛·斯通拿着最佳女主角的奖杯在台上又哭又笑的样子挺可爱的，她是好莱坞新生代里最有趣的女演员之一。能像她这样活活跳跳诙谐星的姑娘，大多没她漂亮，而她漂亮的姑娘，又大多背着偶像包袱。伍迪·艾伦眼光独到地察觉到她独特的灵光，她迄今最棒的表演就是在他导演的《魔力月光》里。《爱乐之城》的她反例中规中矩，唱得勉强，跳得平庸，从法国前辈于佩尔那里赢来最佳女主角奖，未免胜之不武。但也不要紧，斯通更长的路在奥斯卡的这页

翻篇后。至于内心如流水般的于佩尔，她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女演员，好到不需要奥斯卡的认可。

《爱乐之城》里米娅带着塞巴斯蒂安穿越华纳片场，她在英格丽·褒曼的大幅海报前对他说她壮丽的电影梦。米娅投身表演的真相，并不是献祭于艺术，而是被缚于浮华。在这个意义上，《爱乐之城》是奥斯卡隐秘真相的缩影：以梦想为名义，艺术却从未是首选，而是用流光溢彩的“过去”捆着你，绑着你。每年一场歌舞升平的典礼，成了好莱坞工业内部给员工打鸡血的年会——

大浪淘沙，纵然大部分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女主角终将被淡忘。身陷洛杉矶的电影男女们仍不得不力争上游，投身了好莱坞名利洪流的他们，别无选择。得奖，意味着更高的片酬，意味着被正统认可，意味着成为好莱坞“闪亮”传统的一部分。音乐响起，掌声响起，全部的插科打诨，一切热泪盈眶的怀旧和追忆，奏出好莱坞的自我催眠式的主旋律：“黄金时代”从未过去，秀不能停。